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都市专栏

## 让思想拐个弯

在我们以往的生活经历中,有些事故似乎属于天经地义,从来没有人承担责任,也听不见一声起码的道歉,当然,赔偿更无从谈起。

公交车坏在了路上,30多年前是个普遍的景象。车坏了,乘客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下车,往车旁一立,然后跟着司机的引擎发动声、听着售票员“一二三”的号子声,拼命推车。那时没有人会想到公交车凭什么总坏在半路上这样的问题,似乎半途瘫痪理所当然。因为车不怎么样,是大家的共识。

当车越来越好的时代到来后,公交车中途抛锚的景象日渐稀少,但不能说没有。与过去相比,不同的是,乘客推车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同的则是,依旧听不见一句道歉声。虽说车出毛病在所难免,但与不敬业、不负责、不检修,难道没有关系?实际上,无论有没有关系,道歉是必须的。就如当今的飞机、火车一样,不用说出了事故,就是延误了、晚点了、临时降落或停车了,都会有一句甚至几句必需的道歉。

不但不道歉,反倒理直气壮的,我也见过不少。车一坏,司机加售票

## 谁为事故负责

◆ 顾土

员立马高喊:下车下车!换下一辆!好像他们还有理了。我坐过一种叫“康恩专线”的空调公交车,据说是当年股份制公交公司的试点,可服务态度比垄断行业更胜一筹。票价从2元起直至6元,全程将近两个小时,车经常坏在半道上,非但没有一丝歉意,而且拒不退票,只能苦等下一辆。我有一次非要退票,售票员顿时大嚷,那你去总站,我说凭什么,她回答公司规定。我去了总站,调度又称必须去总公司,旁边还有一位司机笑着说,没办法,谁让你赶上了呢。这家公司和专线后来不知为什么,都销声匿迹了。

人人都明白,出了事故一定要有人承担责任,但事故一旦属于公共,就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责任,永远不知道谁该承担了。停电是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项,从前是拉闸限电,东边黑了西边亮,在供电不足的情形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供电充足了,停电仍未消失。除了严重自然灾害无法抗拒外,一种停电叫检修,一般都事先告知;另一种停电是事故,我遇见多次,都是施工期间将电缆切断的结果。现在的停电,即使对一般家庭来说,损失都很惨重,冷冻食品化了烂了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电梯也可能停,电话也可能断,上网也可能没了,连燃气壁挂炉都中止了工作。总之,电一停,生活也就瘫痪了。可每次因事故停电,从来也没人说一声对不起,损失更没人负责。只能当作:赶上了自认倒霉,碰不上算你运气!

其实,只要是事故,就必须有人承担责任,更应该有人被追究,否则,事故就不可能减少,损失也就永远没人搭理了。

## 在中心的边缘

感情,在这个时代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似乎是,感情越是丰富细腻的人都混得不好,容易受挫,容易受伤。感情的阀门在别人那儿,讲感情就需要与他人纠缠,讲感情就有期待、失落、惊喜、绝望等等,过山车一般惊险,而车道就是你身体的承受力,你精神的消耗度。

丰富与细腻几乎就是近于自虐的、阻碍你前进步伐的东西,带着那种天生的悲壮色彩。感情用事的人也许一生无所收获。冷静理智的人成为亿万富翁。这个时代讲投资。你将如何投资?

事物的悖反意义是:人,应该就是感情的动物。如果没有感情,

## 本埠生活录

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这句哀伤失落小怨小怒的文艺闲话,是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里写的最末一句,当时是1924年。时隔将近百年,京城茶食点心,不知道如何了?

真正嗜茶的人,对茶食大多是不屑的,我是嗜茶的女人,吃了好茶,还想念好的茶食。女人的这点三心二意,小贪几口,大致不是人生死罪吧?花小钱如流水的岁月里,穷究几味茶食,还是开心的。

近年总是饮熟普的多,渐渐厌倦一切有香气的茶,想来是老了的缘故。普洱饮得深浓,便喜欢伴一口馥郁的茶食,这茶这食,才彼此衬得起。有人喜欢拿水果当茶食,我是极不耐烦的,樱桃荔枝,时鲜是时鲜极了,却是寡淡得

## 青春无价

◆ 南妮

那样平庸实利的一生如同一杯白开水。丰富细腻的人其实也就是世界上最优秀而可爱的品种。对爱的要求,为爱的牺牲,——这样的丰富细腻是感情体验上的、美学上的,而非是在恋人之间谁买单那样的细腻。那是计较而不是细腻。

有人说:如果年少时没有一点点浪漫主义,年老时更休想。所有的童话阅读要在10岁以前完成。没有浪漫主义的人生,当然就是极有欠缺的人生。即使是失败,绝望,耗尽心神,虚度了一段光阴,青春中的人也要去赴汤蹈火一场。青春就是用来做一些看起来是浪费的事,因为你以后的人生中,就没有这

样容你浪费的时间了。时下听来的年轻人的故事,不是拼爹,就是闪离。不可以浪费,不允许付出时间成本。家族焦虑,强迫个人功利。感情,可能是最会被嘲笑的事物。这一代人的青春,天生带着无法飞扬的特质。也许会为有房有车骄傲,但无法为自己骄傲。

但是,为什么,所谓强强联手,也会无法善终,分手比预期还快?大概人类的幸福是没有理性配方的。又或者,一头扎在父辈布下的安全套里,连自己的后代也要他人养育。木材没经燃烧已成灰烬。

隐蔽着的,不稳定的,难测的,冒险的,也许生命的秘密就藏在那里。幸福也在那里。

## 私房茶食

◆ 石磊

无趣。大名鼎鼎的茶食,烫干丝,我亦是不耐烦,不耐烦那个寡淡。

写几件偏爱的茶食。玫瑰酥糖。酥糖的粉甜酥软,我是一辈子无法放下,醉生梦死就贪食这一口。添了玫瑰,自然格外艳美销魂。可是这一砖好糖,如今是很难觅得了,常常是想了一两年,才想到一口,还得吃新鲜的,放久了,可是陈腐,真真娇滴滴。酥糖吃起来有点小麻烦,粉粉屑屑的,无法吃得好看,总是砌在盘子里,拿手指捏了,小心翼翼送到嘴边。吃完两壶茶,并一碟子酥糖,衣衫上,总是糖屑斑驳的。类似的,还有苏州人的轻糖松子,厦门人的花生酥糖,澳门人的杏仁饼,都可吃。

猪脚姜。这是一味异想天开的食物,粤人坐月子吃的,滋补得很。我这个外乡人,第一次吃,是当年寄居香港,家里粤人保姆精心调制的。伊费了那么大的功夫熬给我吃,我还深度鄙夷。可是第一碗下去,立刻爱到不行,这个讲

得文艺一点,叫一见钟情。如今在家吃茶,常常弄一碟乌黑的猪脚姜,拆了骨,切得菲薄的,够肥够软够浓郁够深厚,跟熟普真是天雷地火的绝配。这碟子猪脚姜,总要焗在酒精灯上,凉了,就逊色了。类似的,还有粽子,切得极薄,一片一片的,亦可吃得很。再有腌制的美肉,西班牙黑猪火腿,蛇王二的秘制润肠,某某宝号的香肚,古今中外的,皆是上等茶食。腴美,浓郁,无骨。

英国饼干。这个看起来,总像是拿来吃咖啡比较相宜,可是蝎子别出心裁不守规矩得出了名,那种shortbread饼干,拿来吃茶,啧啧,真真好极了。类似的,还喜欢鲜软的黑巧克力,不含酒心,不带果仁,纯纯的黑巧克力,伴茶亦是真好。蛋糕就完全不行,大致湿润的点心,此时此刻,都合不了我的心意。

周作人一向是欣赏米和豆做的茶食。我想,大概再过二十年,我亦会迷上那一路的茶食。

## 西南的琐事尘语

美国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谈他母亲,还有他父亲,有一种温度不高但毕竟暖和的幽默。当年,老卡佛还是青年卡佛的时候,在阿肯色州一个小镇上的小酒馆出来时,遇到走在街上的一个姑娘。他眼睛一亮,紧跟上前搭讪,之后求婚成功。这个姑娘后来成了卡佛的母亲,她在几十年后对儿子说,“当时他喝醉了,我不知道我干嘛让他跟我说话。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真希望当时我能看到未来。”

未来很残酷,无休止的穷困,不停歇的劳作,另外加上丈夫的酗酒、花心和乱用钱。卡佛母亲跟很多朴实的底层妇女一样,有着三言两语就可概括的人生经历。她在晚年对儿子说,老卡佛一生有很多女朋友。但是,卡佛母亲在总结人生时这样评价:“他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过别的男的,不过我也没感到有什么遗憾。”这就是爱情。恨得咬牙切齿,但也爱得海枯石烂。

卡佛的父母之间的有些故事很有美国肥皂剧似的谐谑的喜悦。曾经,老卡佛醉酒回家打不开已经反锁的门,在门口又喊又踢毫无效果,于是打破一扇窗户想钻进家里,却不想被老婆用一口滤锅给砸晕了。很多次,卡佛母亲偷偷倒掉丈夫的威士忌,怕他发现,于是又往瓶里兑水。卡佛父母的故事似乎一直跟酒这东西脱不了

## 啤酒和鲈鱼

◆ 浩尘

干系。这像是一道符咒,也刻在了儿子身上。雷蒙德·卡佛携带着从父亲身上遗传下来的对酒精的依赖,他自己的婚姻也基本上复制了他父母的婚姻模式,在穷困、劳作、迁徙、负重、对子女无法摆脱的责任感和常常把自己弄得烂醉如泥中度过。唯一让他获得飞翔快感的时候就是写作。作家是天生的,这句话放在卡佛身上就是一个明证。

卡佛从父母的婚姻中遗传到的还有一言难尽但根深蒂固的爱,就像他母亲对他父亲那样。这种爱,恨意堆积在表面,但没有悔意,里面核心的东西柔情万端。我读过我能找到的卡佛所有的短篇小说,但瞬间被击中的是他的一首短诗,我听到了一个男人内心深处的啜泣。这首诗叫做《我父亲二十二岁的照片》。先是描述那张照片里老卡佛在二十二岁时的一个定格:他穿着牛仔裤、粗布棉衬衣,笑容腼腆地靠在一辆老式福特车前,一只手拎着一串黄鲈鱼,一只手拎着一瓶啤酒,他把帽子戴得翘到耳朵上,想显得大胆。卡佛这样写道:“我父亲这辈子都想显得大胆。可是他的眼神暴露了他,还有那双手/无力地拎着他那串死鲈鱼/和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可我又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无法饮酒有度,而且根本不知道去哪儿钓鱼。”我爱你,可我又怎么能说谢谢你?我觉得卡佛也替他母亲对他父亲说了这句话。



### 诗歌口香糖

无题(309) ◆ 严力

- 动物只使用动词  
人类还会使用形容词来  
形容自己是多么动物
- 很多名词雇佣了  
一大堆形容词  
不少形容词  
顺势绑架了名词
- 粽叶包不住现代人的食欲  
但包出了中国诗歌的造型
- 越来越多的人  
在名牌物质的陷阱里不能自拔  
且不论这种运气是好是坏  
但说明陷阱也有名牌之分
- 幸福其实就是  
春天和秋天  
年复一年地互相馈赠  
前者快递花朵  
后者运送果实  
在同一棵树上循环
- 总会有人运用贷款  
提前使用了多个春天  
并想尽一切办法  
用破产法继续逃避冬天



钢笔画世界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杨秉辉 画\文

## 知与见

◆ 戴蓉

好看的黄色光泽,把服务员找来问过,才知道是用栀子的果实染的。我知道栀子果实可以做染料,但没想到可以食用,同去的北方女孩听到“栀子”这个词,却是一脸茫然的表情。

东北来的同事告诉我她在水果摊上买了一小盒桑果吃,她说从前在小说中读过有关“桑葚”的情节,到了上海才见真容。我却说小时候嘴馋了会从树上摘了现吃,现在谁还想到?南方的孩子大多有过养蚕的经历。小学时我几乎把全班同学的家都跑过一遍,一是借书看,一是采桑叶回家养蚕玩。和她一起走到小区门口,我把地上被踩烂的桑果

染得黑紫的印渍指给她看,她疑惑地说:“是谁把这么多桑果都撒落在这里?”我笑得完全说不出话来,只能把手举高,让她抬头看看南方人再熟悉不过的桑树。

世上的事物,大抵要亲眼见了才算认识,深入其中才能有所领会。对人描绘一种植物、一种香气或者氛围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难怪作家也斯写道:“某人在经过银街时说:“这就是你说走过时想起张爱玲的作品的地方?”解释是不容易的。怎样解释一所上海馆子的橙色灯光加上卖栗子的摊子加上洗衣铺的一缕缕蒸汽竟然会等于白流苏或潘汝良或王娇蕊的世界?”的确如此。

## 总是想得太多

诧异地发现,和北方的朋友差异不在气质、饮食或者方言,这些都是预想得到的,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唯有对身边的草木,许多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对她们却是新奇的。

在爱知的那一年,隔壁的北京女子初夏就嚷着要我陪她去东山植物园看鸢尾花,她说在北京没见过,再不看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对绣球花她同样珍重,抓着相机“咔嚓咔嚓”一阵拍,为了看绣球,我跟她跑了不少山里的寺庙。栀子南方常见的花,一说起它马上勾起人记忆中的甜香。某天在一座海边的小城吃饭,席上的米饭泛着